

读书，璀璨了人生

□ 韦乙

我喜欢读书，是从识字开始的。那时最流行的读物是连环画，也叫“小人书”，图文并茂，特别吸引人。当时小镇唯一一家租书的书店生意火爆，两间小屋和屋檐下放满了长凳，坐满了人。小孩居多，也有成年人。租书的价格便宜，一分两本。

那时的农村贫穷。逢年过节时，父母才给一分两分零用钱，哥哥姐姐们大多用于买零食，而我则用来看书。包里没钱时，我就悄悄躲在别人身后，从人家的脖颈处望过去，直至气息粗重被发现而赶走。在这里，我认识了“小英雄雨来”“小兵张嘎”，我跟随关羽“过五关”“斩六将”。小学时，班上订阅了几份报纸杂志，那是我除了课本之外的最爱。课余时间，我常常坐在教室里读书，天黑了也不察觉，常被老师“赶”回家。

本班的书报读完了，我就去其他班借。初中时，喜欢阅读的班主任老师购买了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名著。除了在学校阅读，老师还特许我们借回家看。在家里，父母是不许我看这些“闲书”的，于是我拿着这些书躲到屋后竹林里偷偷读，直到天黑，我也因此近视。有些内容，直到现在，我还能倒背如流。

高中的时间很紧张，寒暑假时，不管走亲戚还是串门，只要有书报，我都会坐下来阅读。除了阅读，我还抄写了几本读书笔记，我的写作水平越来越高，语文成绩也越来越好。大学几年，我几乎是在学校阅览室度过的。除了

文史哲外，我还喜欢看各种风俗人情、趣闻轶事。我写的好几篇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，极大地激发了我写作的信心。

工作后，我更喜欢阅读。除了日常生活开销外，我的工资全部用于买书，我写的文章也相继在报纸上发表。每当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，闻着散发着浓浓墨香的书籍，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。读书，点亮了世界，璀璨了人生，让我不再是看不见前方的“盲人”和碌碌无为的“庸人”。

宋代诗人黄庭坚有句名言：“三日不读书，便觉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。”我等多为凡夫俗子，虽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，但可以通过读书拓宽生命的宽度和厚度。

卑微如苔 终会花开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风雨磐石》

□ 任蓉华

个体的人生际遇，是其所处时代的生动注脚，值得被置于文学的“放大镜”下重新审视。雪归的长篇小说《风雨磐石》以青藏高原上一个村庄摆脱贫困走向振兴为蓝本，用朴实的语言展开双线叙事，讲述了两代人于卑微处起身，在铺陈乡村振兴新图景的道路上踔厉奋发，最终拥抱人生的精彩故事。

小说中名叫玛估的村庄，曾经满目荒山、荒滩，还有“困顿的生命个体”。“磐石”与“草芽”是两种意象，前者代表了历经岁月淬炼而永葆初心，后者初期柔弱却蕴含着无数可能。作者运用“父亲”黄志远和“女儿”黄梓琳双线并进的方式展开叙述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玛估人，黄志远对村庄有着深沉的感情，年过半百的他不仅殚精竭虑推动花

海农庄建设，还不遗余力地为乡村手艺人谋出路、编撰村志。这在没有产业支撑、甚至还背负几十万债务的玛估村，注定充满艰辛。然而，当村志如愿出版，民俗博物馆建成，小村变身为集花卉观赏、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生态休闲农庄后，罹患恶疾的黄志远却离家不知所踪。他就像村里烽墩不远处的那块青黑色石头，经风历雨初心不改，饱经风霜本色依然。

小说中的65封信，是黄梓琳写给自己的内心独白。她出身寒微，成长经历坎坷，虽屡遭挫折却梦想不灭，如同玛估荒山上萌生的草芽，柔弱而又坚韧。在见识了现代都市的光怪陆离后，黄梓琳选择了回乡，不仅参与村志的编撰，还兼任花海农庄的讲解员。玛估村的巨变，也让黄梓琳联想到了自己，如历经严寒与烈

火的草芽，只有将根深扎进泥土，才能更茁壮成长。

小说还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，譬如织匠童师傅、木工老星等传统手艺人，他们技艺精湛，手艺却无法传承。对此，勇于担当的驻村“第一书记”达昊霖为了让工艺继续流传，让传统手艺人脱贫致富，开展了大量扎实工作，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景。

一个人、一群人，即便卑微如苔花，也终将迎来绽放。《风雨磐石》是一部乡村振兴的文本呈现，亦是经历成长之痛的个体生命顽强自愈的过程。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：“当时代的春风吹拂每一个乡村，那些曾经被生活的洪流裹挟陷入黑暗和困顿的生命个体，繁衍生息的同时怀着憧憬与希望，凭借辛勤和努力换来生活的美好。”

活到老 写到老

□ 张万成

我1961年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四团，在这里长大、上学、工作，直到退休，算是一名军垦二代。

我走上写作路已有十余年了。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”拿这句话概括我的人生，最恰当不过了，连当初跟我一起教书的同事都说不可思议，“那时我们以为你或许能成为一名好的数学老师，没想到你会当上‘土作家’”。2005年8月起，我开始担任学校政工员，正式走上写作路。

高中时，我选的是理科。教数学的王明老师最欣赏我，我仍清楚记得王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的话：“张万成把三角函数学得那么精通，你们都应该向他学习！”当时，我的语文成绩平平，也压根没想过在文学方面有什么造诣。

1980年高中毕业，我凭优异的理科成绩考入师训班，被四团宣教科聘为十三连小学教师，教小学三年级数学。

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自身提升上，几年后，我成了连队小有名气的数学教师。1985年，我考入农一师教师进修学校，毕业后到团子校教初中二年级语文，从此我与文字的联系密切了起来。1990年，我调到团中学教高中语文，兼职做政工员。我努力尝试公文写作，写新闻稿，这一写就是半辈子。

都说“十年磨一剑”，我花费几十年也没磨成剑，竟磨出了一个热爱文字的我。我写的新闻稿相继发表到地市级、省级报刊，受到领导的好评，虽然是简简单单的肯定，我却能兴奋好长时间。除此之外，更让我津津乐道的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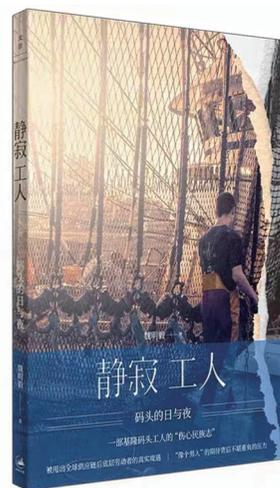
近些年有数篇散文发表，其中几篇还在兵团获了奖。

就这样，年复一年，我默默地写着。退休后，无所事事的我用文字丰富晚年生活，并不断向报刊投稿，但大多都石沉大海。

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后，我开始仔细研读名家名作，一边写一边总结。我丢掉虚荣浮躁，专心致志地写作，相继投稿后，终于又有了收获。2022年，我先后有多篇散文见报，还加入了第一师阿拉尔市作家协会并成为理事，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。

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写到老，我要持之以恒写下去，用手中的笔记录喜怒哀乐，记录亲历的每一道风景，在养育我长大的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。

荐书



静寂工人：码头的日与夜

作者：魏明毅
出版社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在20世纪80年代，基隆港每晚都灯火通明，车声隆隆，“红透半边天”。然而，90年代末，随着它被甩出全球化供应链，这种热火朝天的场面不见了。转型带来的不仅是港口、经济、城市定位的转变，还有很多人的人生变化。

作者魏明毅以田野调查的方式，深入几个具体家庭，生动地刻画普通人的劳动、生活细节，记录他们在码头内外的日日夜夜，向我们呈现了在不可逆的大潮中，这些人不得不自我安顿的人生，揭示着普通民众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的浮沉。

小说连载 ⑦

果然，第二天一大早，蒋宗鲁便派人前来，对谢榛说，知县老爷在观星楼定下上好房间宴请先生，还望光临！

谢榛说，请回去告诉知县大人，说我一定赴宴。

谢榛不吃早饭，躺在床上思考卢楠之事。我去京师，得需要多长时间呢？我走前，家里的事情一定要安排好。老妻一个人带着十几口子人过日子，不容易。对了，我还得想着嘱咐顾圣之、郑若庸，请他们提醒赵王，每年给我家银子。不然，光靠几个儿子那点微薄的生计，难以养活一大家子人。一年，一年肯定回不来。谢榛对此去京城时间的预感，强烈而分明。

午时到了，谢榛洗漱一下，走出浮丘客栈。一打问，知道了观星楼的位置，便大步走去。

一进这家酒楼，一个师爷模样的人便走上来说，是谢先生吗？

谢榛点头。

蒋知县在二楼大行厅等着呢，请上去吧！于是，师爷头前引路，引导谢榛上楼。

谢榛走近太行厅门口，蒋知县、刘县丞一齐站起，向谢榛拱手。蒋知县说，欢迎谢先生！请坐，请上坐！

谢谢蒋知县，谢谢刘县丞！

四人落座。蒋知县笑模笑样，说，谢大诗人来到敝县，是我等的荣幸。记得嘉靖十七年我考中进士时，座师严相爷对我说，你是普安州第一个进士，这不简单。但政务之余还得写写诗文，这样才像回事。文官，文官，不会写诗文，怎么能够称得上是文官呢？

谢榛听了，说，严相爷此说，极有眼光。

蒋宗鲁说，那是，相爷的诗歌，写得很好。他隐居铃山时，李梦阳前去拜访过他。

开头这几句，还算投机。接下来，便是酒菜上来，推杯换盏。

谢榛三杯酒下肚，对蒋宗鲁的憎恶越来越厉害。这样，看向蒋宗鲁的目光便冷冷的了。对此，刘县丞已是察觉，忙用目光制止。

布衣诗人谢榛

□ 武俊岭

(未完待续)